



同志／酷兒教育如何在教學中實踐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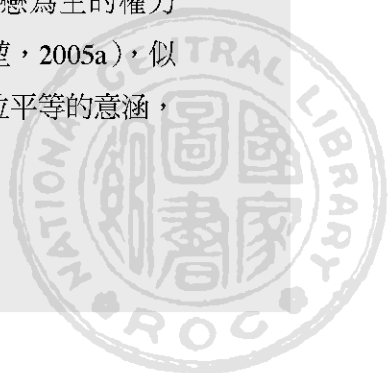
戴芳台

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課程與教學傳播科技研究所博士生、大華科技大學護理教師

21世紀的社會變遷，促使我們邁向後現代主義的教育，後現代主義主張「去中心化」，顛覆傳統「求同劃一」及「二元論」的思考模式，重視多元和差異，開始關注多元的聲音、排除傳統合理性、謹慎詮釋，以及避免整體理論……等（Slattery, 2000），多元性別成為後現代主義社會中值得關注與詮釋的議題。除此之外，後現代主義結合了女性主義的思維，提倡酷兒理論，其目的是顛覆異性戀的霸權，進行超越性別藩籬的同性戀（homosexual）解放運動，形塑「做自己、好自在」的酷兒文化（林麗珊，2007）。「同志」一詞是國內非異性戀的轉化用語，涵蓋範圍廣泛，一般人會解讀是對同性戀的尊重與接納；而「酷兒」一詞是從英文 queer 音譯而來，語譯為「怪胎」、「變

態」等，帶有辱罵和歧視的負面意思，國外的同志藉此稱謂表達出他們有自信對付這些敵意，具有顛覆異性戀霸權與解放的行動意涵，因此在教育實踐上必須結合兩者的涵義，所以提出「同志／酷兒教育」。

在提倡多元性別的教育思潮下，「同志教育」在字義上似乎無法涵蓋所有性別弱勢的社群，像是雙性戀、變性人、變裝癖……等，大眾的想法較局限於同性戀，致使同志教育的內涵受到限制。學者引進「酷兒教育學」的概念，其中「酷兒」泛指所有性別弱勢社群所面臨的潛在議題，包括受壓迫、恐同症、敵意與性別刻板印象……等，其目的在挑戰異性戀為主的權力結構和意識型態（張盈堃，2005a），似乎更能彰顯多元性別地位平等的意涵，





故以同志／酷兒教育為本文的主題，文中將就實踐的面向進行反思與論述。

為什麼要實踐同志／酷兒教育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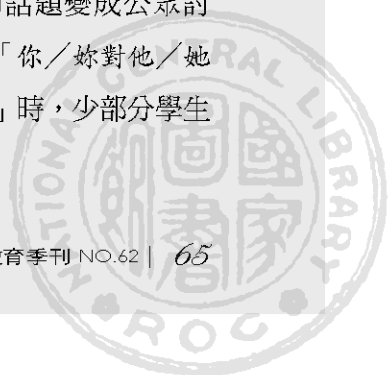
為什麼要實踐同志／酷兒教育？如何實踐同志／酷兒教育？是教師必須反身思考的問題。王振圍（2010）指出，「同志教育」積極的面向在提供不同性傾向學生友善的學習環境；消極的面向在避免處於性別弱勢的學生造成傷害，教師在談論同志議題時需要有面對反對意見的勇氣，讓自己免於成為再製偏見與歧視的共犯，在教育過程中培養真正尊重、多元、無歧視的態度。因此在實踐的過程中，要避免先入為主和偏見，營造正向的學習環境，培養學生尊重多元性別的態度。

「酷兒教育學」的概念建立在 Foucault 對權力觀點的論述上，認為酷兒長期處於異性戀主導的教育體系中，迫使他們／她們壓抑自身的情慾，期待能解構長期社會建構的權力與意識型態，其做法乃是透過師生批判性的反思與對話，顛覆異性戀主義根深柢固的思維。教師在實踐的過程中，可以藉由同志／酷兒相關的議題，讓學生有批判性反思與辯證的機會。除此之外，

教師應該擔負起同志／酷兒教育實踐的責任，透過課程發展及教學策略建立實踐的根基，不但符合接納多元與尊重差異的後現代精神，並且形塑顛覆異性戀霸權的酷兒文化。

如何實踐同志／酷兒教育？

作者目前在新竹某科技大學的四技部教授一門「性別教育」的課程，上課前先進行學生分組，便於課堂上的討論與分享，教師採取主題式教學，並引導同學們就相關議題進行討論與對話。在「性別認同、性別角色與性別刻板化」主題之後，接續「同志／酷兒議題」的主題，教師課程教學的目的在於解構性別刻板化。課程中教師先以投影片詮釋何謂同志／酷兒，但不涉入主觀的看法，隨即引導各組同學思考現實生活中的現況，進而拋出一些問題，包括：「生活中看得見同志／酷兒？是酷兒學生，是酷兒教師，還是……」、「你／妳對他／她們抱持什麼樣的看法？」等，促使各組同學熱烈討論校園中同志／酷兒存在的現象，使得原本避而不談的話題變成公眾討論的議題。當問題是「你／妳對他／她們抱持什麼樣的看法」時，少部分學生





以詼諧的語氣說出「娘砲」、「玻璃」、「很噁心」……等負面字眼，立即引發各組同學言詞上的駁斥，包括：「要尊重人家的選擇」、「你這是歧視」……等口語上的回應，此時教師允許贊同與反對的聲音並存，是希望藉由開放性的對話澄清彼此的價值觀。接著教師試圖將理論概念生活化，因而準備與議題相關的影片或新聞，引發同學們的思考，包括「職場性別歧視的新聞報導」、「為巴比祈禱的電影片段」，以及「同志媽媽的節目專訪」等，之後請各組同學進行討論，包括「同志／酷兒面臨什麼樣的生活困境」、「同志／酷兒如何面對自己的性別傾向」，以及「你／妳對同志／酷兒家人的看法」……等，各組同學在看完相關影片和報導後，開啟了彼此對話、反思、辯證，以及批判同志／酷兒的現實處境，像是有同學批判性的述說工作表現與性別無關，得到多數同學的認同；也有同學述說著自己的同志朋友是如何受到歧視與異樣的眼光，也獲得許多同學的附和，此時教師營造了眾聲喧嘩的教室情境。

以上教學實踐的過程與一篇研究的作法相近，林昱貞、楊佳羚、張明敏（2004）以「性取向污名之建構、

抗拒與轉化：一次同志教育的教學實踐」為主題的研究，也是由教師先產生課程意識論辯的焦點，再發展出教學實踐的過程，其目的都是對學生增權益能，並且讓正論與反論的聲音並存，不落入教師的權威中。除此之外，我的教學實踐運用兩種社會語言學的力量，分別是「可能性的語言（*language of possibility*）」和「批判性的語言（*language of critique*）」，「可能性的語言」是一種基進民主的實現，在教學過程中讓贊同與反對的聲音並存，視同讓主流與邊緣社群的聲音同時存在，過程中每個人的聲音和行動是自願的、受到信賴的，且無話不談的（Chang, 2007），教學實踐上的具體做法，是引導學生自由表述對同志／酷兒的看法，教師不涉入個人主觀意識或者偏見，過程中鼓勵彼此的溝通、慎思與辯證，即所謂「真理愈辯愈明」。「批判性的語言」是鼓勵學生批判性的檢視已建構的知識，對酷兒議題建立一種觀看的方式，從彼此的協商中主動建構矛盾的意義，接納對酷兒不同的觀點（張盈堃，2005b），教學實踐上的具體作法，就是鼓勵學生發聲與反駁，教師提供同志／酷兒相關的影片和報導，





形成教室中公開的論述，共同批判與分析同志／酷兒相關的議題，創造出教室中對同志／酷兒議題的眾聲喧嘩。

結語

同志／酷兒長久背負傳統思維負面的刻板印象，因此若要跨越傳統兩性的觀點，納入異性戀、兩性劃分之外的多元性別，就必須仰賴教育的實踐，才能解構根深柢固的兩性思維並重構多元性別的概念。教師必須先對同志／酷兒議題有深切的反思與意識，方能扮演好教育實踐者的角色。同志／酷兒的教學實踐可以採取多元化的方式，

例如以議題討論方式進行，促成師生彼此對話、反思、辯證與批判，以澄清、解構與建構彼此的概念和價值觀，過程中要創造民主的情境，允許可能性語言與批判性語言的展現；也可以將教學內容融入不同的課程領域中，讓師生透過自然的對話，交流彼此不同的想法，同樣能達到教學實踐上的意義。如此一來教師所扮演的角色不再是傳統的權威者，而是啟發師生民主式對話的引導者，不僅符合性別地位實質平等的目的，也突破了傳統師生地位的落差，創造教育的真平等。♥

參考文獻

- 林麗珊 (2007)。《女性主義與兩性關係》。臺北：五南。
- 王振圍 (2010)。〈不只是尊重，肯定同志的教育責任－善用「認識同志」教育資源手冊〉。《性別平等教育季刊》，50，30-34。
- 林昱貞、楊佳羚、張明敏 (2004)。〈性取向污名之建構、抗拒與轉化：一次同志教育的教學實踐〉。《教育研究集刊》，50，91-121。
- 張盈堃 (2005a)。〈課程研究的新興議題：酷兒教育學〉。《教育研究月刊》，139，66-79。
- 張盈堃 (2005b)。〈"Can Queer Pedagogy be Articulated from a Position of Radical Democracy?": The Spatial Performance of Democracy in Cyberspace〉。《教育與社會研究》，8，37-80。
- Chang, Y. K. (2007). Beyond soldiers in the closet: Creating queer carnival and aesthetic dimensions in the classroom. In Rodriquez, N. & Pinar, W. (Eds.) *Queering straight teachers: Discourse and identity in education* (pp.115-152). New York: Peter Lang.
- Slattery, P. (2000). Postmodernism as a Challenge to Dominant Representations of Curriculum. In J. Glanz & L. S. Behar-Horenstein (Eds.), *Paradigm debates in curriculum and supervision-modern and postmodern perspectives*. Westport, CT: Bergin & Garvey.

